

旧时荷塘旧家味

黄卫君

初夏，我在南山脚下看见了一片小荷塘。它在一片瓜秧豆苗的边上，荷叶田田，蓄满了一塘盈盈的绿色。“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，那些亭亭玉立的少年有了漂浮的心事，它们仰头问天：莲什么时候来啊？

荷香时与好风来，莲会在六月的薰风里盛开。白色的莲花最为常见，还有“淡淡半抹胭脂色”的粉红色莲花最惹人喜爱，我在昆明翠湖公园看到了黄色的莲花，甚是惊奇。乡间把荷塘叫做藕田，记得一本植物书上把莲分作三种：藕莲、子莲、花莲。乡间的价值观里讲究实用，小荷塘并不用来观赏。旧时我们村的荷塘就在村外，没有江南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胜景，各家各户零零碎碎地连不成一片。春天里乡亲们买来发芽的藕种，三节以上最佳。乡亲们把种藕叫做“押藕”，好像文人们作诗讲究押韵，藕尖向里，藕头要朝相同的方向，而且要押得深些，才能平仄有韵。藕喜静水，水底是绵密的青泥。气温一天天热了起来，藕田里长出了第一片荷叶的时

候，大家憧憬着秋后有脆生生的凉拌藕吃，冬天炖上一锅香喷喷的藕汤喝。

藕有七孔或者九孔，好像也有南北之别。吃法上，北方人一锅乱炖，香气四溢。南方人在藕孔里填上糯米或是肉馅蒸熟，别有一番江南风味。荷花有单瓣和复瓣，把它蘸上面糊放油锅里煎炸，花香和清甜味十足，富有了文人的气息。莲蓬亦有肉，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里有一道用莲蓬做的极致美食叫莲房鱼包：鲜嫩的莲蓬去瓢留孔，截去下底。把用各种作料腌制的鳊鱼切成块，填满莲孔用截取的下底封住，然后上锅煮熟。或者是里外都涂上蜜，装在盘子里，浇上用葱、菊、菱做的渔父三鲜汤汁，味道十分鲜美。我们这地方的人们奔莲蓬如敝履，可能是莲子产量不高的缘故。

莲开在仲夏夜的幽梦里。荷塘月色下，聒噪的蛙声此起彼伏，也藏着少男少女们热烈的往事，他们的衣襟上总是挂着淡淡的荷香。少年时代，我们在烈日下头顶着荷叶，潜伏在藕田里，扮作《荷花淀》里的游击队员。盛夏的藕田里，水面上蒸腾着暑气。脚陷进淤泥里，踩在水底横生的藕节上，一个趔趄，被荷叶杆子上密生的倒刺弄得浑身难受，整出了动静，招来了一片嘲笑声。莲花让女孩子们折了回去，插在莲花瓶里，为土屋里留下了一脉荷香。“更将荷叶包鱼蟹，老死江南不怨天”。吃荷花酥、荷花烙、荷叶饭、荷叶饼，那是中年以后行走江南遇到的美味。我的家乡勉县，在秦岭以南，号称“西北小江南”的汉中。县城西关里的一道荷叶米粉肉，一声荡气回肠地吆喝，至今让多少人还热泪盈眶。

“荷叶——米粉肉——”。旧时小城里的光景，每天都在这一声吆喝声中开始。他推着小车出现在晨光里，胖墩墩的背影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。他的步子不疾不徐，从西关里开始，每过一个街口都要扯起嗓子喊一声，那声音如汉江水一样地绵厚，如荷塘里的清风一样带着荷香，如老戏《定军山》里老将黄忠叫阵一样的苍劲。那一声吆喝让人魂不守舍，吃过之后更是味蕾好像被它牵着走了。

油糍把罐罐馍、豌豆凉粉热面皮，麻辣鸡米粉肉是陕南城常见的小吃，而老唐家的荷叶米粉肉却是我们小城里最受欢迎的一家。老唐做荷叶米粉肉一年要用掉不少荷叶，他自有一套保存的方法。夏天到乡下的荷塘里采来新鲜的荷叶，先放在开水里焯一下，再放到太阳下晾晒，太干了易碎，湿了容易发霉。要摸上去十分柔软，还能闻到荷叶的清香才行，最后才将晾好的荷叶叠在一起。早先老唐把荷叶挂在干燥通风的地方，后来就放进了冰箱里，一年四季都有荷叶可用。

那时我囊中羞涩，却念念不忘老唐的荷叶米粉肉。穿过正午的阳光，我们会不期而遇，他留给我的诱惑欲罢不能。很多时间里，他从县城里穿过汉江河上的老桥，来到九冶和汉钢的家属区，边走边喊“荷叶——米粉肉——”。家属区那条不长的街道一趟走下来，一大锅荷叶肉就卖完了，老唐的吆喝声就变成了一路的笑声。

一个眼光忧郁的少年，买了一

份荷叶米粉肉，站在路边上大快朵颐之后，苍白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，他折身返回了学校。许多年后他在南方给我打电话：好想再啜一份那个老汉卖的荷叶米粉肉。富庶的南方汇聚了天下的美味，他却说：吃不出那个味道。

归来后他约上一帮工友，寻找老唐的身影，寻找那份熟悉的味道，那撩人心弦的吆喝声。最后他满眼的惆怅站在初夏的风中，老唐早已化作西天的云彩，飘在荷叶田田的荷塘之上。

我从小荷塘里撷了两片荷叶，准备回去做一份荷叶米粉肉吃。荷花第一天只开放一小部分，第二天成倍地增长，三十天后就会开满整个池塘。最后一天等于前二十九天开放的总和，这就是荷花定律。人生与岁月经过沉淀，厚积薄发，历久弥香。到了冬日里，留得残荷听雨声，一朵朵荷花盛开在昨夜的梦中，梦中还有前世的荷香。

种菜的日子

胡小燕

生来就是乡下孩子，长大后依旧在乡下工作，离土地很近。对土地的那份热爱与眷恋，已深深融进血脉里。所以，当学校宣布要把操场西边那片荒地划分给老师们种菜时，我内心的那个兴奋劲甬提了。

菜地划分后，我就动员全家上阵，一起开荒。石头瓦砾太多，得用锄头刨出来，土太瓷实，就深耕细耩。

最初用的菜苗，多是吕叔提供。他住在我任教的村子里，屋后有一大片菜园子，一年四季鲜蔬不断，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、白菜、土豆、蒜苗、葱……常见的蔬菜都有。每年春天，他将菜苗育好之后，分给我们一些。他也时常驾着三轮车来帮我栽种。

三年前的深冬，吕叔去世了。我们还吃着他栽种的菠菜、白菜，一直吃到春天来了，还没吃完。我们有时择着菜，说着话，突然在某个时刻都静默了。那时我们在想念吕叔。我低下头，泪珠再也忍不住一骨碌滚下来：“吕叔，您走了，我们还吃着您种的蔬菜。橱柜里，还有您给酿得两瓶葡萄酒没喝完……”

对于我这样五谷不分，四体不勤的人来说，种菜也是一项挑战。种菜常识一窍不通，得一边种，一边向有经验的同事学习，更多的时候是请教母亲，也少不了她亲自来指点。说是指点，还不如说是包干。母亲总嫌我笨手笨脚，其实是怕瘦弱的我累着。可是，母亲也应该知道啊，她的女儿虽外表柔弱，但也是个能吃苦的，不惜力气的人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等到逐渐有了经验，我的菜地就不再让母亲插手了。

我自己刨地。刨一会儿，松开锄把，手掌现出几个亮泡，生疼生疼的。怕被人笑话了，于是忍着。不是说，劳动最光荣吗？这磨出来的茧子，就当是劳动赋予劳动者光荣的奖章吧！手磨破了，戴上手套，又接着刨。要想把地种好，一锄一锄，一起一落，除了老老实实地干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这也是我爱土地的一个原因。它公正无私，又考验着人的意志。

春天里，栽下幼苗。要施肥，要松土，要拔草，要除害虫。有些蔬菜，比如豌豆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，等它们长出茎蔓，还得搭架子。这些活路，不种菜不知道，亲自种了，才知其其中的琐碎与辛苦。

夏季，是蔬菜生长的旺季。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黄瓜都开始挂果了。阳光越来越毒辣，要及时浇水，一桶一桶，一瓢一瓢，颇费气力。这时，野草也长得旺，为了不让它们和蔬菜争抢泥土里的养份，就得经常锄草。草没人种，命比蔬菜贱，但又异常顽强，总除不完，弄得人不得不一次次在太阳下低头，挥汗如雨。

种菜的这几年，也是我流汗最多的几年。全身心投入到劳动中，满头大汗，汗珠子亮晶晶地闪动在睫毛上，折射出阳光斑斓的色彩。人勤地不懒。有耕耘，就有收获。各种青菜，从冬到春都绿油油的。春天里，它们长老了，会抽菜薹。菜薹炒腊肉是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。菜薹越长越高，就会开出黄灿灿的菜花。这时，萝卜也开出白的、粉的小花，密密匝匝的，招蜂引蝶，菜地顿时变成了花园。夏天，闲眠的时候，去菜地走走，随手摘个黄瓜，水龙头下一冲，就可以放心吃了。脆生生的，清爽可口。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，感觉生活是那么有滋有味。这些盛夏的果实一直结到秋天。等结完了，就重新翻地栽上蒜、小葱，撒下白菜、菠菜、萝卜种子。等到冬天，整个菜地绿茵茵的，没有一点萧瑟之气。

去年，学校的劳动基地建成，每个班都有了自己的菜地。这下子，身为班主任的我，不但要种自己的菜，还要领着孩子们一起种菜。正如基地悬挂的那幅标语：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。我衷心祝福孩子们，能在劳动中认识生活，亲近自然，学得真知！

草木生香

夏日锄禾

曹彦强

每年夏天，正是北方土豆生长的时候，也是需要锄草的时候。

刚开始，我是跟着父亲一起干，弯腰，双手握紧锄柄，双臂使劲向后拉，身体微微向前倾，力量通过手传递给胳膊，再传递给锄把，最后全部凝聚在锄头上，挖下去再提出来，杂草根脉皆断。然后凑到跟前，确认是不是真的除掉了。父亲叮嘱我，握好锄头后要目视前方，一脚在前一脚在后，每次锄头挥出去要差不多距离，免得因距离不等往后退时误伤土豆苗。

干了一会，我也学得有模有样了。尽管不像父亲那样娴熟，锄得也慢，但总归不会再把庄稼锄倒了。

后来，就是我独自行动了。每当临近中午时，我就扛起锄头，奔向田间，望着连片成片的土豆苗，我跳进田里，一下接着一下不停地挥动着锄头，杂草一片一片倒了下去。慢慢地，我还悟出了些锄草的技巧，锄头贴住草根，平平地把锄头向怀里拉，再就势向前推，把土推碎，让杂草浮在地面。

每次除草时，我喜欢光着背，一会的工夫就大汗淋漓，那豆大的汗珠子顺着额头或滴进土里，或从前胸后背一直流淌下来……自己都觉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农民。

之所以选择正热时除草，是因为此时日头正毒，锄头走过之处，“横尸遍野”

季节之旅

夜里，忽然下起雨来，先是听到沉闷的雷鸣，接着是一道道闪电，豆大的雨点砸下来，伴随狂风呼啸，大雨如注倾盆而下，瞬间汇成水流敲打我的窗户。屋外树叶哗哗作响，此刻最令人担心的是附近公园里长势正旺的几棵芭蕉，况且白日里刚去欣赏过嫩绿的枝叶，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夏夜，能否经受雨的揉损，逃过一劫？

小时候，父亲在家门口种了几棵象征平安、长寿的芭蕉树，到了盛夏时节枝繁叶茂，高过房顶，整个院子显得绿意盎然。傍晚时分，坐在树下乘凉，老人悠闲地摇着蒲扇哼着小曲儿，孩童在院子里嬉戏打闹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模仿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的情节，用芭蕉叶做芭蕉扇来玩，一棵树上能够得着的叶片全部被我们撕

诗意栖居



汉水

夏花

鄧玉琪攝

薄荷香浓醉晓晴

韩景波

我家花园一角种有薄荷，年年生，年年长，碧绿一片。有人见了说，有人却说花园种薄荷不该。我说，喜欢，就没有什么该不该的，碧绿养眼，把它当佳草来欣赏，何尝不可？何况，夏日薄荷香，拿它当茶饮，拿它做粥食，可疏风利头目呢。

薄荷有家养和野生之分。家养薄荷清凉飘香，味儿浓。小时候我家屋后的水渠畔就种有薄荷，夏天天热的时候，父亲采来，配以金银花、竹叶、车前草、蒲公英、山楂树的叶子等当茶饮，母亲则会摘取几片薄荷叶子，以清水贴敷在头和两鬓，样子怪异地逗人笑。我家薄荷又是家养薄荷中最好的。村里人都知道，有需要的都来我家采取。一年收麦天，又热

又累，年迈的爷爷熬不住得了病，咋治不好，请来一位叫阎百花的乡间名医诊断，竟说小病，就用我家薄荷做成粥和茶饮，两三天就治好了。

从此，父亲记住了薄荷茶，母亲记住了薄荷粥。现在，我也记住了，每每喝茶，就来杯薄荷茶，特别是炎炎夏日。

现抄录薄荷粥做法如下：薄荷30克左右、粳米150克左右、清水适量。将鲜薄荷放入清水中，中火煎至香味溢出时关火冷却。用粳米煮粥，粥煮好，加入薄荷水煎液，再次煮沸即可。薄荷茶简单，就是拿薄荷叶当茶饮喝着，配以竹叶、金银花可清热，配玫瑰，可疏肝理气，提神醒脑。

炎炎夏日，我喜欢泡上一杯薄荷茶，坐在书房中阅读。握杯间，可见

几片青碧的绿叶随意浮沉，如优雅的青词，清新小曲，待发的兰舟……轻吟慢饮，丝丝清凉入口，随之有一股清越之气在肺腑徘徊，夏日里那燥热的心就在一片清凉柔和中安定下来，随之而神清气爽。

夜晚，我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在电脑前敲打着或长或短的文字。累了，我就出门从花园里摘取几片薄荷叶，像母亲那样贴敷在前额，敷在眼皮上，那微微凉清新的味道，沁入全身经脉，慢慢地，倦意大减。

“牡丹架暖眼春昼，薄荷香浓醉晓晴”，是的，薄荷它在所有植物中，不是那么起眼，没有姹紫嫣红。但有薄荷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清新简素的世界，我就是喜欢它。

雨打芭蕉叶带愁

刘一娟

叶，父亲会用镰刀将枯叶割掉，并用泥土轻轻地覆盖好根部。“不管冬天再冷，只要根扎得深，来年定能发出新芽，甚至长出比前一年更多的枝干。”

炎炎夏日，母亲一大早就喊我去采摘新鲜的芭蕉叶，她准备用叶子代替筍布铺垫在蒸屉上蒸馒头，这让我怀疑苦涩的芭蕉会不会影响到馒头的香味，但也按照她的吩咐照做，意外的是，芭蕉叶的清香与小麦面粉的甘甜在热气腾腾的蒸汽中互相交融，一白一绿之间竟能碰撞出如此奇妙的味道！看着我吃得香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世上任何事物都有益处，就像芭蕉树，既然长在这里，必定不会是多余的，更多用途等待你去发现”。父母对于生活朴素善良

的见解，就如同这原汁原味沁人的清香，萦绕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挥之不去。

芭蕉也是很多诗人笔下抒发离愁别绪的兴发之物，让人为之感怀。北宋的舒亶喜欢在芭蕉窗下听雨饮酒诉说心事：倚窗灯自语，一夜芭蕉雨。玉漏为谁长，枕衾残酒香。李清照用“窗前谁种芭蕉树，阴满中庭”描写思乡之情。“西风一夜剪芭蕉，倦眼经秋耐寂寥？”芭蕉的凋残，让纳兰信德的情绪也变得非常低迷。郑燮用“芭蕉叶叶为多情，一叶才舒一叶生”表达绵绵不绝的相思之情。在众多描写芭蕉的句子中，以蒋捷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最妙，“红”与“绿”这两个形容词用作动词，具有鲜明的

节奏，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。

雨打芭蕉，雨声或淅淅沥沥，或哗哗啦啦，或沙沙作响，每个人听出的意境也是不一样的。正如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”一生秋雨三听，从少年时的狂放、人到中年的沉郁、以及暮年的沧桑，切合了人一生的时光与心境，写尽了人生的滋味，回味无穷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凉风袭来，雨渐渐小了，伴随孩儿熟睡的鼾声和知了的叫声，夏夜显得更加静谧。我想，再不必为芭蕉是否依旧而独坐至夜分，或许能在梦里找到答案。

月光清照

罗蒙

跟着野花的灯笼
去田间走走
蛙声，一路相陪

月光清照，草木芬芳
晚风俯下身
对稻草人轻声耳语

我有些痴了：
此刻，所有朴素的事物
都在月色下闪闪发亮

大片大片的麦子围着它
它们茁壮、欢愉
高举一穗穗沉甸甸的黄金

也许，在麦子眼里
我是一弯镰刀
走进田野，要接它们回家

夜深了，我还舍不得离开
和草叶上的露珠一样
我想睡在这片月光里